

# 一抹淡淡的微笑

紫苏

上午去某银行办一笔业务,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子,她的办公椅旁边,坐着一位小女孩,是她女儿。我的业务比较复杂,需要的时间比较长,她一直耐心地录入相关的数据,小女孩因为发烧,脸通红,不时地喊着妈妈。作为一位母亲,我听着也很心疼。很想帮她哄哄孩子,可是孩子有点认生,加上发烧,因此我也不敢唐突,只希望业务赶紧办完。

提交、等待,所有的环节还算顺利。孩子显然很难受,哭着喊妈妈,妈妈一摸额头,说:“走,妈妈带你去看病。”她抓起电话和领导请了假,把业务交代给别人,抱起孩子就要走,我说:“和你一起吧。”她说:“不用,我有车。”说着就走了。

“哎,真不容易。”一位了解她的同事说:“她的婆婆要

照顾瘫痪在床的老婆婆,公公不久前也瘫痪了,老公在部队上,常年回不来。她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,这个家全靠她一个人撑着……”

不久,她抱着孩子回来了,估计是打了退烧针。孩子委屈地哭着让妈妈抱,她把孩子搂在怀里,不一会儿孩子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贴心的同事看到了,拿来一个折叠椅。她把孩子放下,把自己的羽绒服盖在孩子身上,见我的业务还未办完,就对我说:“姐,我尽快给您办完,抱歉让您久等了。”我忙摆手,说:“没事,不急。”此后,不断有人进来,有的客户不明情况还打趣她,怎么还带个小的?得让领导给双份工资。她微微一笑,什么也不说,然后继续埋头工作。

不知是因为进进出出的

人太多太吵,还是感冒不舒服,不久孩子就醒了,又挂在妈妈的脖子上。我说:“宝贝,到阿姨这边来,我们来数雪花好不好?”好不容易把她哄了过来,刚开始她还有点怯生,几分钟就熟了起来,我们一起唱儿歌、背古诗,她好像也暂时忘了感冒。毕竟是个孩子,摸摸她的额头,又有些热。妈妈赶紧把她接过去,安顿她躺下休息。

业务顺利办好了,我望着她和睡着了的孩子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女本柔弱,为母则刚。人的一生,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或坎坷,有的人活成了怨妇,有的人则用微笑把所有的一切一笔带过,而她,就是把烦恼化成一抹淡淡微笑的人。

# 送花

陶宏

走在街上,经常看到有人怀里抱着鲜花。送花无疑是件浪漫的事情,这么浪漫的事我也做过,虽然只有一次。说起来那是二十多年前了,那时妻子二十出头,也是鲜花一朵。

我送的花跟别人送的不一样,我送的是鲜花。这么说肯定会有人反驳,谁不是送鲜花?我送的花更鲜,不仅有根、有枝、有叶,还在生长着,不是一朵、一束、一捧,而是一盆。

那是在单位宿舍养的一盆吊兰,用的是很大的红陶瓦盆,虽然外表粗糙,但吊兰长得葱葱茂盛,生机勃勃,整体看起来雅致漂亮。空闲时间,我把很多心思用在了这盆花上,浇水施肥,时不时还从伙房捡些鸡蛋壳,把里面剩的鸡蛋清倒在花盆里。吊兰也争气,枝条抽得很长,叶片又肥又厚又大,黑黝黝地长势喜人,单位的

人都称赞,我也为之得意。

那天跟女朋友约会,走在街上,一位卖花的小孩追着让我买朵花送给女朋友。我当时没买,却心血来潮生出一个想法,我跟女朋友相处很长时间了,还从未给她送过花,干脆就把我养的那盆花送给她。

打定主意,周末我带着花上了班车。事先还对花做了修饰整理,把花盆刷干净了,原先盆底放的那个破盘子换成了新的大汤碗,还在叶片上面罩了一个大塑料袋。我把花放在旁边的座位上,双手扶住花盆,生怕折断了枝叶。有人问:“你这是什么花?要搬哪儿去?”我有点害羞,没说实话:“养着玩的,搬回家。”

女朋友家住六楼,虽然这盆花真够沉的,但我还是一口气搬了上去。我气喘吁吁地把花献上:“呶,送你一盆花,是我

自己养的,你看长得好不好。”女朋友高兴地说:“长得真好。”她让我把花放到阳台上,然后嘱咐她妈妈说:“虽然这盆花跟你养的花放在一起,但这是我的,你帮我好好养着啊。”

没想到一周后我再去看女朋友家时,看到饭桌上的汤盆有点面熟,女朋友说:“不用瞅了,就你盛花的那个。”她妈讪讪地解释说:“这么大的盆,还是新的,养花太可惜了。我刷干净了,用开水煮了,用来盛汤挺好的。”

此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,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,但她还常常提起此事,取笑我没有浪漫细胞。我则一本正经地搬出一个大道理为自己辩护:“什么叫浪漫,把日子过好才是最大的浪漫。”这算是偷换概念的诡辩吧,不过妻子倒也认可,哈哈一笑,不再说什么。

# 馊了一锅渣

刘卿

寒衣节回老家,带回好多东西,有地瓜、芋头、苞米面、萝卜、芥菜疙瘩、苹果、柿子等,就连芥菜叶子也带回一大捆。

把芥菜叶子洗净、切碎、焯水、过凉、浸泡,忙完已是大半夜了。第二天一大早又泡上豆子,万事俱备,只等晚上下班后馊了。老妈说,这是顿好饭,想想就好吃。被她这么一说,心里美滋滋的。傍晚回来,在楼下碰上几位邻居在聊天,忍不住“炫耀”了一下——我要馊芥菜叶子了,想吃的,晚饭等一等,等我做好了,一家来上一碗。她们一边夸我能干,一边忙不迭地说好。

豆子已经泡好,打豆粕,上锅做。一通忙活,香喷喷的

芥菜叶子渣就要出锅了,我赶紧给几位邻居发微信:“渣已馊好,我送下去,还是上来拿?”“上去拿,上去拿。”“自己带碗啊。”我不忘加上一句。

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。一会儿几位邻居有说有笑就聚到了我家门口,这个说:“你还真好意思白吃啊?”那个回答:“你不是也溜达来了。”我笑着打开门。一位邻居拿了个小碗说:“少盛点,尝尝鲜就行了。”那位拿大碗的邻居有点难为情了:“俺的碗有点大,不用盛多了,不要给了我们,恁家没得吃了。”拉着她们进厨房,把那个小碗盛得冒尖了,大碗也盛满了。看着她们欢天喜地离开,我的心里也是兴高采烈。

送走邻居,我赶忙给老妈盛上一碗,她边吃边夸:“好东西,我以为就俺这辈人喜欢,谁知道这么多人好这一口。”“可不,现在的人对大鱼大肉不一定喜欢,偏偏稀罕农家饭。”我回应着老妈,突然想到还有一位老朋友,就对老妈说:“你先吃着,我给初家奶奶送点渣去。”

老妈心疼地说:“忙活了大半天,自己还没吃上,快去快回。幸亏是馊了一锅渣,要是煮了一锅肉,你咋分呢?”我一边往外走,一边说:“真要是煮了一锅肉,就分不出去了。”

走在路上,我忍不住窃笑,馊了一锅芥菜叶子渣,竟弄出这么大动静。谁能想到,芥菜叶子渣如今也成好东西了。

# 搬家之乐

杨文革

几次租房几次搬家后,我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。这次搬家的时候,心情甭提多高兴了。天刚蒙蒙亮,我先把提前打包好的行李归拢到一起,只等搬家公司的人上门。8点钟左右,搬家公司的车按时到了楼下,搬运工一件件将行李搬到了车上,热心的邻居看见了也来帮忙。

见即将装运完毕,我和女儿带着看家护院的宠物狗,先打车赶往新家。沐浴着晨光,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,新的生活已悄然酝酿。

新家所在的小区绿意葱茏,鸟语花香,环境优美。走进新家,望着装修一新的房间,赏心悦目。书架上的盆栽君子兰,碧绿的叶片,

在阳光下闪烁着油亮的光,叶片中的茎秆亭亭玉立,一簇簇黄灿灿的花朵绽放,令新家蓬荜生辉;生机勃勃的吊兰伸展着柔韧的枝条,在书架上垂下一帘幽梦般的绿,长长的绿丝带竟然提前开放了几朵乳白色的米粒般的花朵;摆放整齐并散发着墨香的书报映入眼帘,随手拿起一本书,坐在电脑桌前静心阅读,颇感惬意。

在别人眼里,我的新家或许不大,但房子不在大与小,有家人的相互陪伴、相互关爱,就有家的温暖。女儿兴奋异常,在每个房间里走来走去。隐入尘烟处,相守即是缘。家人在一起,无论是住大屋还是住小屋,只要是自己爱的家,就是幸福的。

# 初雪

刘艳琴

2023年的第一场雪,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。

上午十点多钟,我去一个商贸区,因为贪看车窗外的雪景,竟然坐过了站。到了下一站,赶紧下车,索性走回去,踏雪而行,也算是一种歪打正着的奇遇。人家张岱还特意驾着小舟去西湖的湖心亭看雪呢,何况我这既不用驾船也不用驾车,自带的“11路”妥妥的,随心所欲。

这样一想,赏雪的心情马上就勃发了。人行道上积雪已经没过鞋子,我大步流星地走起来,回头一看,一行脚印真清晰。

景色实在是美呀!因为雪下得太突然,有的树叶还没来得及黄,更来不及及枯落,雪落在绿叶上,翠绿与洁白相映,分外悦目,最让人惊叹的是西府海棠的果

子,在路边,一树一树的,红得晶莹剔透,在晶莹的白雪中探出半个或整个脸,那一抹红霞,不就是小娃娃那红红的脸蛋儿吗?龙爪槐可没有那么温柔,依旧是拧着劲儿地对抗着,大有“你强任你强,明月过大江”的洒脱与自信。

一阵微风吹过,枝头摇动,上面那层厚厚的雪,瞬间纷纷扬扬飘落下来,善解人意的太阳恰好也露了一下脸,耀眼的日光映照下,一下子如银花金星铺满了世界,仿佛“洞天石扉,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,日月照耀金银台”。若再来个“霓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”,那便真的成了李白笔下的瑶台仙界了……

哎呀,这怎么又走过站了?赶紧收回心绪往回走。这可爱的雪,你耽误了我的事啦!

# 锁

吕立华

教室后面有一排铁柜子,学生人均一个,大都上着锁,少数没上锁的,柜门半掩,还有用纸卷成筒插在门鼻上充当锁的,或是用纸捻子松松地系住门鼻儿的……不管有锁无锁,其实柜子里全都是些书本。

锁这东西,从来都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的。抖音上有个本地网红,拍他奶奶的日常生活,就有“锁”的趣事:奶奶要去赶集,先把堂屋门用锁锁上,而后把钥匙随手扔在院子一角落处,再拿起旁边的塑料桶倒扣住。有意思的是她“锁”街门,门把手上有根布条儿,奶奶很认真地用布条儿把两扇门的门把手拴在一起,系成活扣儿,生怕谁解开麻烦似的。

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,体现的是民风淳朴——毕竟邻里邻居的,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
城市的居住环境相对复杂些,小商小贩、拾荒的、发小广告的、送外卖送快递的……流动人口多,进进出出都是一副陌生的模样儿,让人看了不放心,于

是各家各户都紧锁防盗门,有的甚至还在门里或门外安装上监控器、报警器等。有形的锁再加上无形的“锁”,为的就是一个放心。

朋友说,最近他爸妈的对门租给了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,老太太虽然耳聋眼花,但腿脚还灵便,经常出门买菜买饭遛弯儿……老太太说,在这里住着什么都满意,就是开锁费劲,因为花眼,钥匙总插不进锁眼里。儿子说,这好办,就拿胶布牢牢封住了锁舌。从此老太太开门很是方便。儿子之所以敢这么做,是因为小区有保安二十四小时巡逻,楼梯口还有监控。这位老太太身子骨还算硬朗,主动要求独居,表示大家各住各的,清净无扰。小辈们谁得空就来看望老人,推门就进,如果老人不在家,摺下东西走就行,出入畅通。

生活中就是这样,有锁无锁,很多时候是看有心无心,心大心小,欲多欲少。

想起贾岛的名句“僧敲月下门”——那门,有锁还是无锁?